

軻并

著 撫 一 顧



商務印書館發行

軻

荆

著 樵 一 顧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初版

◆(84504.2)

渝

金荆 軻 一 冊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顧 一 樵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雲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毛鵬基)

荆軻（四幕劇）

劇中人

荆軻

狗屠（張勇）

高漸離（善擊筑者）

巧姐（秦舞陽）

田光（處士）

王大嫂（酒店女主）

燕太子丹

樊於期（秦將）

秋紋（美女）

美女數人

秦王政

賓客數人

蒙嘉（秦王寵臣）

御者

夏無且（秦王侍臣）

秦王侍臣郎中數人

地點及時間

第一幕 燕市酒肆

秦王政二十年甲戌初夏

第二幕 荆卿居所（上舍）

同年初秋

第三幕 易水邊

後三日（薄暮）

第四幕 咸陽宮

同年暮秋

第一幕

地點 燕市酒肆

時間 秦王政二十年甲戌初夏

(酒店母女在場，母烹飪，女拭桌椅。)

女 (望天空，時紅日已上三竿。) 媽，菜快做好了嗎？時候已經不早，客人們快來了。

(望一望初夏的陽光。) 對了，時候已經不早，客人們快來了。

女 媽，您這幾天老不快活，是不是爲着爸爸到前方打仗去了？

母 巧兒，到前方打仗是應當的。

女 媽，爸爸去了兩個多月了，怎麼一點消息都沒有呢？

母 你爸爸最恨秦國，他忙着打仗，那有功夫寫信呢？

女 那麼爸爸就是不寫信，我們太子那裏難道沒有消息嗎？

母 太子自然有消息。回頭你問問高漸離高二叔。時候不早了，你快收拾桌子吧。

（高漸離擊筑上。）

母 高二爺，您來得早？

女 高二叔，您知道我爸爸在前方打仗的消息嗎？請您告訴我，爸爸那一天可以回來？

高 對了，王大哥去了兩個多月了。這幾天前方吃緊一點，但是不要緊，我們的軍隊打得很好。

女 高二叔，真的嗎？我們快打勝仗了嗎？

高 唉，打勝仗可真不是容易的事。秦國是頭等的強國，這次出兵山東，又要伐齊，又要攻楚，同燕國還不過小小接觸。我們總要能持久作戰，等到秦國疲乏以後，纔能夠保得住燕國的勝利。

母 （對巧姐）孩子，打仗不是容易的事情，要把秦國打勝更是不容易。你爸爸常說的話你不記得嗎？

女 對了，把秦國打勝不容易，那麼我們怎麼辦呢？高二叔，您快想點法子幫我爸爸去打

秦國吧。我還想跟您到前方去呢。

高 好孩子，你真不愧是你爸爸的女兒。你爸爸是那樣的激昂慷慨的熱性男子，不等到太

子徵調，就自動請願去打仗。我們燕國的人倘若都像你爸爸，那麼燕國雖然小，亦可以打敗秦國了。好孩子，你願意到前方去打仗，你真是我們燕國的好女兒！

母 二爺，這女孩子到有點傻氣。她偷偷底學了點武藝，她說總有一天她可以去殺秦國兵呢！您看這不是癡話嗎？

高 哦，原來這孩子有這般志氣。她還學武藝，是大哥自己教的嗎？

母 對了，是她爸爸教的，可是這兩個月來都荒疎了。

高 那好辦。回頭我同張三爺說一聲讓他教巧姐一路刀好不好？

女 二叔，張三爺的刀法我知道。但是我喜歡的是劍。爸爸說男孩子玩刀，女孩子還是舞劍好。

高 舞劍也好。那麼我讓荆卿教你好不好？

女 真的？荆卿荆大爺——他肯教我嗎？

高 （聽見遠處人聲嘈雜，欲下。）那邊圍許多人，不曉得爲什麼？

母 剛才看見走過許多文人，不曉得是不是又在開會？

高 想必爲着秦國出兵進了燕國的境內。大家又在議論紛紛。我且到中街去瞧瞧熱鬧。
看。回頭張三爺他們來了，就請他們先喝酒吧。

（高漸離下。）

女 （取盅筷擺放。）媽，他們總是三個人在一起。殺狗的張三爺同彈琴的高二爺我們都從小就認識，倒是那位什麼慶卿荆卿，很有些奇怪呢。

母 聽說荆卿是齊國人，有人又說是衛國人，他自己好像說是從魯國來的，我也莫明其妙。那天私下向張三叔打聽，張三叔說這位荆卿書又讀得多，劍又舞得好，真是我們燕國還找不出這樣一個人才呢。

女 (詫異，露景仰意。)媽，我一向只看出這位荆大爺喝起酒來洪量不凡，真不曉得是

這樣一個人才呢。

母 巧兒，正是，你怎麼不知道？你聽人家都稱呼他荆卿，不說荆大爺荆二爺的。他們說這

是尊稱，我也弄不清楚。

(母繼續烹飪，田光上。)

女 田相公怎樣來了？

(四顧無人，低聲問。)彈琴的高二爺來了沒有？

女 剛纔來過，到中街去了，一會兒說還來喝酒呢！

田 高二爺同別人一起沒有？

女 沒有。

(詫異)那麼殺狗的張三爺呢？

女 高二爺說張三爺要來，請他等一等。張三爺最愛吃我媽做的狗肉，我想他一定會來

的。

田 (附耳) 還有一位荆——荆卿來過沒有?

女 (點頭。)

田 (低聲而鄭重) 他今天來不來?

女 不知道。也許來。他愛喝酒，酒量大得很。

田 哦，他酒量很大。

女 田相公您認識他嗎?

田 認識，認識一點。

女 媽說他書又讀得多，劍又舞得好，真了不得。

田 哦，他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才。

女 田相公，要是秦國兵來打我們燕國，他能抵得住嗎?

田 (點頭歎氣。) 好孩子，也許……

母 田相公，您坐一會，喝杯酒吧。您可別聽巧兒胡說瞎問，讓您老人家生氣。
田 沒有什麼，我要走了。（起立要走。）好吧，一會兒我也許再來。再見。

（田光下。）

女 媽，田相公說荆卿是一個了不得的人才。

母 巧兒，高二爺說秦國出兵要打我們，田相公是我們太子最相信的人，怎麼倒有功夫到我們酒店裏來？

女 田相公是來打聽高二爺張三爺的。

母 哦，那麼他沒有打聽荆卿嗎？

女 他也打聽了。

母 他們認識嗎？

女 他說他們認識，認識一點。

（狗屠上。）

屠 王大嫂，狗肉煮好了吧？這隻狗肥得很，多加些作料，一定很好吃的。

母 張三叔，狗肉剛煮好了，盛了出來，正候着你們來吃。

屠 （鼻嗅幾嗅。）哈哈，香極了，香極了！

母 張三叔，今天狗肉真煮得不差，您不信回頭嘗。

屠 王大嫂，這都是你的手段高，怪不得我天天吃狗肉越吃越饞。

女 （將一大碗狗肉端將過來放在桌子中心。）

屠 好好，好好，巧姐兒，快給弄一壺酒來先喝着。

女 張三叔，高二叔來過了，他說一會兒就來，請您等一等。

屠 哦，高二爺來過了，那麼荆卿呢？

女 荆卿——荆大爺沒有來，田相公可來過了，說是找荆大爺呢。

母 巧姐，別多話了，快拿酒去吧。

（女取酒下。）

母 張三叔，咱們同秦國的仗到底打得怎樣了？巧姐的爸爸去了兩個月一點消息也沒有，真是讓人着急。張三叔，請您費神打聽打聽消息，告訴我們，好吧？

屠 哈哈，要大家合起來齊心去打，早就把秦國打完了！

母 秦國打咱們，難道咱們燕國還有人不贊成打仗的嗎？
屠 哼！誰知道？他們儘說不做，回頭你問高二哥就知道了。

（女持一酒壺上。）

屠 （接酒壺自斟一杯，一飲而盡。）好酒！

母 您先嘗嘗這個肉。

屠 （已經動手用筷子夾了一大塊肉。）好肉！

母 張三叔，您回頭可別忘了打聽巧姐爸爸在前方打仗的消息！

女 對了，張三叔，您上次告訴我在前方爲國家打仗是光榮的事。我爸爸去了兩個月想必打了勝仗了吧。

屠女 對，他要打勝仗。王大哥是一個好漢，他要打硬仗，他不怕——

他不怕什麼？

屠女 他不怕——死！（改口）他不怕——秦國的兵！

屠女 媽，張三叔說爸爸是一個好漢，他不怕秦國的兵，媽，我也不怕！

屠女 孩子，秦國的兵真野蠻，我可怕！

屠女 （自斟自吃，一時奮慨。）哼，我們要遇着了秦國的兵，還不是當他們是狗一樣把他們宰了，吃他們的肉！——好臭的肉！（說着又吃了一大塊肉。）

屠女 張三叔，您也快去打仗了吧？您不是答應我爸爸的嗎？

屠女 張三叔，您一身武藝，胆量又大，打仗真是好手。您要真去同巧姐的爸爸在一起，彼此說得來，也有個照應，那就太好了。

屠女 （已經喝了幾杯酒，話漸漸要多一點。）不瞞大嫂說，我們正在商量一件事情。商量好了，我就帶着兵打仗去！

女 高二叔也去嗎？

屠 他不會去，他要在後方彈琴，哈哈。

女 那麼荆卿——荆大爺呢？

屠 哦，荆卿，他要在後方唱歌，哈哈。

（高漸離攜筑上。）

屠 漸離，怎樣來晚了？莫非半路上遇見了什麼天仙美女拉着你彈曲子？

高 （坐定。）那裏彈曲子！剛才有一大羣書獃子聚在中街那裏，鬧做一團，我去看看熱鬧……

鬧……

屠 管他們做什麼。他們只會嚷得好聽，連打架都打不起來呢。

高 （四顧。）三弟，荆卿——荆卿還沒有來嗎？

屠 荆卿還沒有來，我只當同你在一起呢。

高 那麼田處士來過沒有？

屠 那一個田處士？

高 你不知道田光——田處士麼？他是我們太子最信任的人！

屠 哼，我們太子信任這樣一個文縐縐的老處士有什麼用？

高 你不知道他同荆卿是知交嗎？

屠 我不知道。荆卿沒有告訴過我。我看這位田處士同荆卿的交情不過如此，要不然爲什麼沒有看見荆卿同他一起喝酒呢？

高 三弟，你那裏知道？荆卿是一個非常的人，田處士也是一個非常的人，他正預備把荆卿保薦給太子呢。

屠 哦，秦國正打我們，太子也曉得重用荆卿了。果真這樣，那就太好了！我們一定要幫着荆卿幹！

高 三弟，你有心保衛國家，我早就知道。但是太子要重用荆卿，託荆卿擔負的使命不見得是尋常的事情，恐怕你我都未必幫得了。